

国际关系

## 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

高梓菁

**内容提要：**日本积极推进其拉美区域战略，这是区域间主义中准区域间主义的具体表现。所谓准区域间主义主要是指单一国家行为体与特定区域内区域组织或区域集团的互动。从历史视角看，战后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经历了“阶段性”演变，直到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才正式进入加速期，活跃于拉美多个区域性组织。新时期，日本的拉美区域性战略已经形成稳定的布局，包括为应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区域间关系新变化而加强制度制衡，构建多边与双边关系网络来实现日本参与拉美区域发展的制度建设，通过与拉美区域的议程合作来自下而上影响全球议题偏好，最后是弱化拉美区域集体认同，以确保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顺利推进。日本强化拉美区域战略有很强的功利性，其将准区域间主义视为一种战略工具，以实现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宣扬“印太战略”、抢夺拉美区域贸易规则制定权，获得拉美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等。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关键词：**日拉关系 区域间主义 区域战略 印太战略

**作者简介：**高梓菁，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3)06-0124-24

---

\* 本文系2023年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和青年团队项目“区域国别学的路径与方法研究——以东北亚区域研究为例”（编号：1060521420015）的阶段性成果。

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将拉美作为区域整体，不断推进和完善其拉美区域战略，提出诸多区域战略构想，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2023年1月，日本外长林芳正访问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和阿根廷并发表演说，提出要扩大“团结网”，即“加强法治的网”“守护地球的网”“共同成长的网”<sup>①</sup>，标志着岸田政府正式提出其对拉美区域战略。现阶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发展与南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攻势，而强化对拉美的区域战略正是该战略的重要一环。新时期，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拉美地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投资等多个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在机制建设方面，中国牵头搭建了中国—拉共同体论坛，为中拉双方推进整体合作提供平台机制，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对此，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也有应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区域间关系新发展的基本意图。

因此，本文将首先阐述区域间主义理论框架下准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及类型，并尝试从现实出发，提出符合日本拉美区域战略实际的解释框架；回顾和梳理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为当下的变化奠定历史分析基础；然后从准区域间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新布局进行功能性分析，一方面为中国拉美区域战略推进提供借鉴，另一方面探寻日本对拉区域战略推进的意图，为中国及时应对做好准备。

## 一 区域间主义框架下的准区域间主义研究

长期以来，日本与拉美关系（简称日拉关系）是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日拉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大国博弈的视角出发，考察日本对拉美的外交战略演变<sup>②</sup>；二是聚焦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领域，理清日本对拉美援助的

<sup>①</sup> 外務省、「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連帯の輪」を広げる（Expanding “Networks of Solidarity”）—中南米と共に歩む日本外交—」、2023年1月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3584.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3584.html)。[2023-03-25]

<sup>②</sup> 日拉关系研究的外交战略视角，参见孙洪波：《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高洪：《略论21世纪日本对拉美外交战略变迁》，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1期；浅香幸枝、「「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政策」と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ンアメリカン日系大会の視座から——」、国際政治、2022卷207号等。

具体领域与基本特征<sup>①</sup>；三是从经贸关系发展出发，研究日本与拉美的经贸关系<sup>②</sup>；四是从社会问题研究视角出发，探寻日本移民在拉美的历史演变及现状特征。<sup>③</sup>但从区域间主义出发探寻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及现状特征仍为较新的研究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区域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开始诞生。<sup>④</sup>新区域主义的特征之一是非西方世界区域一体化获得较大发展，发展中世界各个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大量出现。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衰落，区域研究逐渐走出“欧洲中心论”<sup>⑤</sup>。在新区域主义潮流中诞生的区域间主义呈现出以下两点变化。一是超越了过去区域间主义必须是两大区域组织间对话的概念界定。新区域主义框架中出现的跨区域主义（trans-regionalism）成为区域间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主要关注不同行为体在参与区域间合作中的多样性存在。<sup>⑥</sup>二是区域间关系网络的扩张和区域间主义结构的转变。虽然欧盟仍然是这个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但以欧盟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区域间主义是一个具有多中心的关系网络。<sup>⑦</sup>

① 日拉关系研究的官方发展援助视角，参见屈彩云：《经济政治化：日本环境援助的战略推进、诉求及效应》，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堀江政彦、「わが国の対中南米ODA政策」、国際資源（274），15-19，1997-10；松下洸、田卷松雄、所康弘、松本八重子編著、「日本の国際協力 中南米編 環境保全と貧困克服を目指して」、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年12月等。

② 日拉关系研究的经贸视角，参见徐世澄：《亚洲与拉美的关系：回顾和展望》，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5期；苏振兴：《拉美与东亚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6期；陈泉：《日本与拉美贸易现状》，载《国际观察》1993年第3期；江时学：《拉丁美洲同日本的经济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2期；道下仁朗、「日本・チリ経済連携協定の成立過程」、松山大学論集、第32卷第1号、2020年4月等。

③ 日拉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参见陈梦莉：《从移民输出到侨裔回流：日本的巴西日裔政策历史演变和现状评估》，载《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5期；杜娟：《日本人移民巴西初期的历程和特征》，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5期；刘兆华、祝曙光：《二战前拉美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素——以秘鲁和巴西为例》，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上谷直克、「第8回 新型コロナ禍下の中南米移民——「3つの流れ」の現況」、IDEスクエア—コラム 新型コロナと移民、2021年4月等。

④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⑤ 肖欢荣著：《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⑥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Dollars, Democracy and Trade: Exter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 Los Angeles, CA, May 18, 2000, p. 2.

⑦ Mathew Doidg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regionalism: Patterns of Eng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6, p17.

### （一）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及类型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存在多种解释，且以描述性解释为主，而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解释仍在探索之中。<sup>①</sup> 比约恩·赫特纳（Björn Hettne）是较早定义区域间主义的学者。他认为，“区域间主义概念保留既有法律认可的实体或至少准法律实体的区域之间的正式关系，区域间主义可以被视为全球化可能采取的更为规范的形式之一。”“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国家世界中市场主导的全球化相比，它更加根植于领土。与传统的多边主义相比，它更具有排他性，因为区域组织受到地理邻近原则的限制。”<sup>②</sup> 郑先武认为，“区域间主义是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定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的各种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推动区域间制度化合作的各种思想、观念、计划及其实践进程”<sup>③</sup>。国内外学者对区域间主义的概念解释各有侧重，进一步拓展了区域间主义的理论空间。

关于区域间主义的类型，比较经典的是鲁兰德（Jürgen Rüländ）的分类，他将区域组织之间的互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双边区域间主义”的互动，另一种是“跨区域主义”的互动。双边区域间主义是一种低制度化合作，例如东盟—欧盟对话、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跨区域主义的成员则更分散，可能包括来自两个以上区域的成员国。<sup>④</sup> 海纳·汉吉（Heiner Hängg）将区域间主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类型，广义区域间关系包括区域组织/集团与其他区域第三国的对外关系，称之为“半区域间主义”或“准区域间主义”；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的国家、国家集团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宏区域主义”；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间主义则被视为狭义的区域间关系或“纯区域间主义”，即区域组织/集团之间的关系。<sup>⑤</sup>

虽然关于准区域间主义是否属于区域间主义理论范畴仍存在争议<sup>⑥</sup>，但目前国际社会中单一行为体通过准区域间主义的方式推进其区域战略已成为一

① 肖斌、张晓慧：《东亚区域间主义：理论与现实》，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第34页。

② Björn Hettne and Frederik Ponjaert,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The Diverging EU and US Models”, in Mario Telò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Competing Reg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07-108, p. 122.

③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④ Jürgen Rüländ, “Inter- 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ANU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35, 2002, pp. 3-4.

⑤ Heiner Hängg,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 in Search of a Typology”, in Jürgen Rüländ, Heiner Hängg, and Ralf Roloff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40-41.

⑥ 根据经典的区域间主义概念，所谓区域间主义只是区域组织/集团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而单一国家行为体对其他地区的区域间关系构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间主义。

种常见现象。有学者指出，纯区域间主义概念界定或理论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区域间主义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sup>①</sup> 郑先武也认为，汉吉对区域间主义的概念解释忽视了大国通过准区域间主义开展区域间关系发展与合作的现实情况。<sup>②</sup> 由此可知，当前学术界对准区域间主义的理论探讨及现实情况分析仍存在不足，大部分研究仍关注的是纯区域间主义或宏区域主义，例如对欧盟与东盟、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等两大区域组织或集团间的关系研究，以及对亚太经合组织、北约等宏区域主义的研究，而对单一国家的准区域间主义研究并不看重。同时，在准区域间主义研究的案例选取中，大部分学者只关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美国，对其他单一国家的区域间关系研究并不重视。

由此可知，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是典型的区域间主义类型中的准区域间主义，是单一国家对外开展区域间关系的现实表现。从准区域间主义出发，研究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看日本的国际区域战略发展，其经历了由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的转变。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正式开始重视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但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2002 年中国与东盟开启自贸区谈判，对日本产生了刺激和推动，促使日本政府采取有进取性的措施。<sup>③</sup> 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高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更趋强烈，而以往承担全球治理重任的多边机制却陷入困境，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停滞不前<sup>④</sup>，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逐渐向区域主义转变。特别是近年来，曾是区域合作两大中心的欧洲和北美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对区域合作的发展潮流造成严重冲击。对此，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开始抢占国际区域合作战略的先机，在亚太、欧盟、东亚区域三个方向同时取得重大突破，这意味着日本逐渐由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塑造者身份转变，日本的国际区域战略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新姿态。拉美虽然是发展中国家里最早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地区，但由于历史及国内外因素，迄今仍未走上以单一区域组织为核心的一体化道路。<sup>⑤</sup> 因此，

①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oundmill, 2003, pp. 211 - 220.

② 郑先武：《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8 期，第 63 页。

③ 张蕴岭：《日本的亚太与东亚区域经济战略解析》，载《日本学刊》，2017 年第 3 期，第 5 页。

④ 江瑞平：《三面出击：日本抢占区域合作战略先机》，载《世界知识》，2018 年第 16 期，第 20 页。

⑤ 王慧之、曾爱平：《拉美与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比较：基于历史的考察》，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 年第 8 期，第 94 页。

从准区域间主义理论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及现状特征，对理论的丰富与现实的解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二）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准区域间主义功能性分析框架

准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研究旨在以既有的区域间主义“功能—效用”为理论框架，搭建一个适用于分析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合理框架。鲁兰德从国际关系主要学派（如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将区域间主义总结为五大功能，被学界广泛认可：一是平衡/制衡，二是制度建设，三是合理化，四是议程设定，五是集体认同塑造。<sup>①</sup>下面将在参照鲁兰德区域间主义功能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日本拉美区域战略实际的功能性分析框架。

就区域间主义的类型而言，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是典型的准区域间主义，因此，区域间主义的五大功能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其分析。其中，“合理化”功能存在一定的争议。所谓“合理化”是指全球多边论坛必须应对日益复杂和技术性的政策问题，代表拥有不同利益的参与者，其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失灵。而区域内和跨区域论坛可将全球问题谈判分为一个“自下而上”的交错进程，逐步将问题解决，最终提升到全球水平。<sup>②</sup>而合理化功能成功发挥效用意味着区域间合作双方有着较强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能够使得在区域间对话中通过的议题“自下而上”影响到全球多边议题偏好。而就日本与拉美两大行为体而言，其影响力并未达到可以影响全球层面的程度，因此，“合理化”这一功能在此并不适用。结合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现实情况，可归纳出以下四点功能性分析框架。

第一，平衡/制衡。从国际关系的权力范畴来看，该功能是一种基于权力的平衡博弈。这种平衡博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军事领域区域间合作的“权力平衡”，另一种是制度平衡，即通过区域间机制建设或激活现有区域间论坛的方式来应对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sup>③</sup>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是基于制度层面的平衡，即开展制度性竞争。当前，除了传统大国美国、欧盟成员

<sup>①</sup> Jürgen Rütland, Heiner Hängl, and Ralf Roloff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00–310.

<sup>②</sup> Jürgen Rütland, “Inter- 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ANU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35*, 2002, pp. 9–10.

<sup>③</sup> Jürgen Rütland, Heiner Hänggi, and Ralf Roloff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300.

对拉美的区域机制搭建外，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区域间合作增加，它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区域合作关系<sup>①</sup>，特别是中国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等。<sup>②</sup>这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其拉美区域战略功能的具体表现为试图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拉美影响力进行制度制衡。

第二，制度建设。区域间主义的“制度建设”功能更多是无强制约束力的“软制度化”，如定期峰会、部长级和高级官员会议、企业对话论坛、非正式专家会议等。<sup>③</sup>拉美地区虽然一体化合作进程启动较早，但尚未出现一个可覆盖全域的一体化组织，因此，日本在拉美的区域战略推进更多是基于区域内已有次区域合作组织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域内双边关系机制网络的构建来实现。

第三，议程设置。该功能强调，如果民族国家或区域集团尝试推进目前在全球论坛中无法引起共鸣的政策或主题，那么区域间机制就会采用议程设置的方式来实现，可游说或反对全球层面的某个问题。<sup>④</sup>由于日本是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对其他地区的区域战略推进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其在议题选择或议程设置过程中势必会选取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相关内容，例如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带有日本战略偏好，一方面寻求在拉美地区与他国开展竞争，另一方面尝试将“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理念进一步向全球推广。

第四，集体认同塑造。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该功能是指区域间对话可能会激发集体认同，区域间行为体互动会凸显“自我与他者”间的差异，从而激发各自区域集团的内部团结性与凝聚力。但也存在第二种情况，即若区域间关系主体实力高度不对称，可能会导致弱势方对强势方的“反抗”。这种观点类似于“上对下”的“家长式作风”，甚至是“新殖民主义”。这可能会鼓励较弱一方发展自己的一套“集体符号”来明确反对另一方。<sup>⑤</sup>而日本对

<sup>①</sup> Shradha Naik, “The Emergence of BRICS: An Extension of Interregionalism to the Global South”, in Élise Féron, et al. (eds.), *Revisiting Region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from the BRICS and Beyond*, Opladen: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19, pp. 61–62.

<sup>②</sup> 《携手同行，中拉合作山海不为遥》，中国商务新闻网，2023年4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2023-03-25]

<sup>③</sup> Jürgen Rütland, Heiner Hänggi, and Ralf Roloff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02–303.

<sup>④</sup> Jürgen Rütland, “Inter- 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ANU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35, 2002, p. 10.

<sup>⑤</sup> Jürgen Rütland, Heiner Hänggi, and Ralf Roloff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310.

拉美区域战略是典型“北方国家+南方区域”的不对称“南北关系”，在这种结构下，日本在拉美区域的战略推进势必也会引起拉美区域内部的疑虑甚至反抗。因此，为应对“集体认同塑造”功能中出现的第二种情况，即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的“反抗”，日本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与拉美区域的情感联系，以弱化来自拉美区域本土性的反抗。

## 二 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

日本同拉美的早期接触可追溯到400多年前。历史上，日本外交使臣支仓常长曾在1613—1620年间率领使节团先到墨西哥后又转往欧洲，此事件成为拉美与日本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sup>①</sup>明治维新后，日本打破了闭关锁国政策。1888年日墨建交后，双边人员往来逐年增多，墨西哥成为日本移民最早进入的拉美国家。<sup>②</sup>因此，日拉关系发展深远，双方在早期就开展了初步的接触与合作，涉及通商贸易和日本移民等领域，为日后双边关系的互动提供了历史背景。战后，随着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及日拉关系的变迁，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主要经历了“忽视期”“发展期”和“加速期”三个阶段。

### （一）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忽视期”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对此，拉美国家开始反思发展模式失败的根源。在此阶段，拉美地区出现了一个区域性组织诞生的小高潮，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就。<sup>③</sup>二战后，受美国影响，日本与拉美各国逐渐恢复外交关系，但日本主要关注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而非拉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并陷入长期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拉关系发展进入低谷。在此时期，与拉美区域间合作并不是日本对拉关系的重点。

二战后，日本逐渐成为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但受20世纪80年代拉美

<sup>①</sup>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migos across the Ocean: Episodes in Japan - Latin America Relations”. [https://www.mofa.go.jp/region/latin/latin\\_e/episode.html](https://www.mofa.go.jp/region/latin/latin_e/episode.html). [2023-03-25]

<sup>②</sup> 祝曙光、马藤：《从逃亡到定居：近代墨西哥的日本移民（1898—1942年）》，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2期，第98页。

<sup>③</sup> 王益明、龙燕宇：《新功能主义视角下拉美一体化进程探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3期，第18-19页。

债务危机的影响，日拉贸易也出现了波动。1950年，拉美对日本的进出口额分别为0.471亿美元和0.671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低。<sup>①</sup>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拉贸易额才突破300亿美元。<sup>②</sup>受拉美经济危机的冲击，1982—1987年间，拉美对日本的年度贸易额均低于150亿美元。直到1988年拉美对日本的贸易额才突破1981年的水平，达到168.71亿美元，但拉美在日本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4.1%和3.2%。<sup>③</sup>日本与拉美国家双边经贸体系的构建也始于这个时期。1967年1月，巴西与日本正式签署了《日巴租税条约》，为日巴两国的投资、贸易往来提供法律保障。<sup>④</sup>1968年“日本—墨西哥联合委员会”和“日本—巴西联合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日本与拉美国家定期经济互动机制诞生。1969年1月，日本与墨西哥在东京签署了《日墨通商协定》，两国就关税、进出口、汇率等方面相互确保最惠国待遇。<sup>⑤</sup>1969年6月，第三届日本与阿根廷的“经济联合委员会”召开，两国代表团就经济贸易现状进行分析。<sup>⑥</sup>1979年，作为民间层面的经济交流机制，日本与智利、墨西哥等多个拉美国家举行双边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双方派遣多个经济团体和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sup>⑦</sup>

为谋求更好的发展道路，自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诞生了一批地区性一体化组织，但日本与这些组织的关系进展缓慢。1948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成立<sup>⑧</sup>，但直到1956年7月日本才成为该区域组织的观察员国。<sup>⑨</sup>1951年，

① 苏振兴：《拉美与东亚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6期，第10页。

② 孙洪波：《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53页。

③ 芭巴拉·斯塔琳：《拉美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载《南锥》，1992年第21期。转引苏振兴：《拉美与东亚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6期，第10页。

④ 外務省、「昭和42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1967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7/s42-contents0305.htm>。[2023-03-25]

⑤ 外務省、「昭和44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1969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9/s43-13-contents.htm>。[2023-03-25]

⑥ 外務省、「昭和44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1970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0/s44-contents.htm>。[2023-03-25]

⑦ 外務省、「昭和55年版わが外交の近況」1980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0/s55-contents.htm>。[2023-03-25]

⑧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https://www.un.org/zh/aboutun/structure/eclac/>。[2023-04-10]

⑨ 外務省、「国連ラテンアメリカ・カリブ経済委員会〈英語略称：ECLAC，スペイン語略称：CEPAL〉」，2016年7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ikan/eclac\\_cepai.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ikan/eclac_cepai.html)。[2023-04-10]

包括美国、加拿大及所有拉美国家的美洲国家组织（OAS）诞生，1973年12月，美洲国家组织赋予日本常任观察员的资格。<sup>①</sup> 1973年8月，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正式成立<sup>②</sup>，但此时的日本尚未搭建与加勒比的对话机制。1980年8月，拉美一体化协会（ALADI）成立，其旨在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最终建立拉美共同市场。<sup>③</sup> 在此阶段，日本与拉美一体化协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民间层面，如1993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向协会派遣海外调查员，以加强交流与合作。<sup>④</sup> 1986年12月，孔塔多拉集团（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和利马集团（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秘鲁）八国外长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标志着里约集团（拉美八国集团）诞生。<sup>⑤</sup> 1989年，日本同里约集团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如“日本—里约集团外长级对话”“日本—里约集团年度对话”及“日本—里约高级别经济对话”。<sup>⑥</sup>

在这一时期，从现实情况来看，相对于欧盟，拉美区域性组织并没有成为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且拉美国家间关系复杂，导致诸多区域性组织名存实亡；从理论视角来看，战后非西方世界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主要致力于克服制约其发展的结构性经济与政治不对称问题，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sup>⑦</sup> 因此，非西方世界的区域间主义更具有封闭性，未能真正发展对外关系网络，它们的内在发展理念是依附主义理论，这意味着他们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多于对外事务。<sup>⑧</sup>

## （二）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期”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潮流，拉美经济一

① 外務省、「米州機構（OAS）概要」、2015年9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ikan/oas\\_gaiyo.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ikan/oas_gaiyo.html)。[2023-04-10]

② 外務省、「カリブ共同体（CARICOM：カリコム）概要」、2022年1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ikan/caricom/gaiyo.html>。[2023-04-10]

③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Asociacion Latinoamericana De Integracion—ALADI）》。[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jzg\\_673183](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jzg_673183)。[2023-04-10]

④ 外務省、「ラテンアメリカ統合連合（ALADI：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Integración /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2016年7月1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ikan/aladi.html>。[2023-04-10]

⑤ 2011年12月2—3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代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拉共体，里约集团终止运行。

⑥ 孙洪波：《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56页。

⑦⑧ Mathew Doidg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regionalism: Patterns of Eng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5-6, p. 6.

体化重焕生机。<sup>①</sup> 然而，从 1991 年下半年起，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出现衰退。1997—1998 年间，日本又卷入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来说，拉美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在政治外交层面，日本开始凭借经济交往能力推进大国政治战略目标，并开始明确提出对拉美的区域战略构想。

在双边经贸关系方面，日本依然是拉美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拉美经济体的商业环境转好。对拉美国家来说，日本等亚洲国家在经济合作领域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1990 年，日本对拉美出口额为 102.9 亿美元，进口额为 98.51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的 93% 是重化工业制品，进口额的 96.1% 是食品和工业原料等，呈现一种典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sup>②</sup> 1993 年，日本与拉美的贸易总额上升到 253 亿美元，成为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值得强调的是，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低迷及墨西哥、巴西等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拉贸易再次受到冲击，呈现出下滑的趋势。1995—1999 年期间，日拉年均贸易额约 250 亿~350 亿美元，拉美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 4%。<sup>③</sup>

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原有的一体化组织开始调整和重组，新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涌现，日本也加快了与拉美区域间关系互动的步伐。1991 年 3 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旨在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1996 年 8 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拉美时表示应构建“日拉新时代的伙伴关系”，还提议搭建日本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对话机制，以参与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同年 10 月，第一届“日本—南方共同市场高级事务级协议会”召开，各方明确了“开放性一体化”的基本原则。<sup>④</sup> 1991 年 12 月，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成立，该组织包含中美洲议会、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及中美洲共同市场等超国家组织。1995 年起，日本开始正式实施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成员国签署的政策协议，即“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

<sup>①</sup> 王慧芝、曾爱平：《拉美与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比较：基于历史的考察》，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95 页。

<sup>②</sup> 外務省、「平成 3 年版外交青書」1991 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contents-1.htm>。[2023-04-10]

<sup>③</sup>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Relations”. <https://www.mofa.go.jp/region/latin/latine/economic.html>。[2023-04-10]

<sup>④</sup> 経済産業省、「日本と中南米との経済関係について」、2012 年 2 月、[https://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file/jpepa\\_seminar\\_msusa.pdf](https://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file/jpepa_seminar_msusa.pdf)。[2023-04-10]

作机制”<sup>①</sup>。1993年，首届日本—加勒比共同体事务级协商会议召开。日本对此评价，“加勒比诸国与日本具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对日本的立场给予理解和支持。”<sup>②</sup>

综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新区域主义浪潮下的第二代区域间主义诞生。非西方世界的结构性理论开始衰落，呈现出开放性和外向型特征，注重全面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市场，防止被边缘化。<sup>③</sup>因此，对于拉美而言，积极推动区域性组织的对外关系发展与互动是现实的利益需求。同时，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自身经济的衰退导致拉美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拉美战略地位有所上升，政治外交色彩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国际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出现，日本逐渐由坚持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迈入加速期。

### （三）21世纪初期的“加速期”

进入21世纪后，拉美地区区域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各种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新组织。2002年，日本外务省政策报告《日本的FTA战略》出台，进一步阐明了自由贸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日本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战略意义。<sup>④</sup>在此战略理念的推动下，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正式进入加速期。

21世纪初，日本对拉美的双边贸易发展呈一定的下降趋势。2000年日本对拉美出口贸易额为22653亿日元，比上年增长2.2%；进口贸易额为11833亿日元，比上年增长7.4%，但日本对拉美贸易占日本总贸易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sup>⑤</sup>为改善双边经贸关系，2004年6月，小泉纯一郎首相时隔8年再次访问拉美地区，并正式提出了日本对拉美的综合性政策方针“日本—拉美新伙伴关系构想”，将其作为日本对拉美的中长期方针。在日本政府积极主动政策的推进下，日拉经贸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2008年，日本与拉美双边贸

<sup>①</sup> 参加国主要为日本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5个成员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还有巴拿马、伯利兹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参加了第三次会议）。

<sup>②</sup> 外務省、「カリブ共同体（CARICOM：カリコム）概要」、2022年1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latinamerica/kan/caricom/gaiyo.html>。[2023-04-10]

<sup>③</sup> Mathew Doidg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regionalism: Patterns of Eng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2.

<sup>④</sup> 外務省、「日本のFTA戦略」、2002年10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senryaku.html>。[2023-04-10]

<sup>⑤</sup> 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01年版、<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9204476/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3-04-10]

易总额达到 71098 亿日元，是 2001 年的两倍多。

日本发展与拉美区域间关系的积极性提高。2001 年 4 月，第三届美洲首脑峰会召开，各方表示要在 2005 年 12 月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的生效。日本认为，若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一个人口约 8 亿、成员国 GDP 总量超过 11 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将诞生。此时，拉美多国出现希望同域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动向。墨西哥、智利均已表明要与日本缔结自贸协定的意愿。<sup>①</sup> 2000 年 10 月，日本与南方共同市场第四次高级事务协商会在东京召开，双方确立了区域间在经济方面的合作。<sup>②</sup> 2003 年 11 月，日本与智利举行首次双边经济会谈，并进一步探讨加强两国间贸易和投资关系。同时，通过与区域经济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定期磋商，参加旨在加强东亚与拉美关系的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日本正努力在多领域强化与拉美地区的关系。<sup>③</sup>

总之，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活跃于拉美多个区域性组织，成为多个拉美区域性合作组织的观察国，并且与拉美已有的区域性组织间创建新的交流机制与平台。

### 三 准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新布局

准区域间主义为日本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发展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在准区域间主义理论框架下思考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战略的延续与变化。基于上述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准区域主义功能性分析框架，下面对新时期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现状发展进行分析。

#### （一）制度制衡：应对国际区域间关系的新变化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并不是基于军事同盟关系，而是基于竞争性合作的制度制衡，即通过区域间机制的建设或激活来应对区域间关系发展的新变化。

欧洲、北美是构建区域间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特别是美国将拉

<sup>①</sup> 外務省、「外交青書 平成 14 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index.html>。[2023-04-10]

<sup>②</sup> 外務省、「外交青書 平成 13 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01/index.html>。[2023-04-10]

<sup>③</sup> 外務省、「外交青書 平成 16 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4/hakusho/h16/index.html>。[2023-04-10]

美区域视为其势力范围。区域间主义对美国并非是一种新事物，早在这一概念出现之前，美国就通过建立泛美体系开展了区域间合作的实践<sup>①</sup>，美洲国家组织就是由美国和拉美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截至目前，美洲国家组织已经举行 53 届年会，议题涉及人权、安全与发展、气候变化、抗疫合作、民主、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sup>②</sup> 该组织成立后的运作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志，这也是大国开展区域间合作的特征之一。

然而，就经济和政治重要性而言，随着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的崛起，全球权力格局呈现新变化。这些通常被定义为“新兴经济体”或“崛起大国”的国家正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框架（区域间主义），通过这种框架它们可以实现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互动的愿望。区域间的互动导致了不同区域的国家联合，这些国家来自拉美、非洲、欧亚大陆和亚洲等不同地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区域”。<sup>③</sup> 为应对国际社会区域间关系的新变化，日本被迫做出“回应”，通过制度制衡避免在国际区域间发展的新形势下被边缘化。新兴大国在开展区域间合作中既有主动塑造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较多不强调政治、军事、价值观等因素的“软性特征”，中国与拉美区域间合作正是这种类型的代表。2014 年 7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四国，并与拉美国家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共同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成立中拉论坛，这成为中拉共建美好未来的新起点。<sup>④</sup>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制定《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在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社会人文合作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sup>⑤</sup>

除了欧美国家在拉美的传统区域间合作外，新兴国家在国际区域间合作的拓展使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压力变大。由此，日本在新时期加大对拉美区

① 吕优：《美国、中国同拉美区域间合作的比较研究》，外交学院 2016 届硕士学位论文，第 8 页。

② 中国外交部：《美洲国家组织》，2023 年 7 月。[http://newyork.fmprc.gov.cn/web/wjb\\_673085](http://newyork.fmprc.gov.cn/web/wjb_673085). [2023-04-10]

③ Shraddha Naik, “The Emergence of BRICS: An Extension of Interregionalism to the Global South”, in Élise Féron, et al. (eds.), *Revisiting Region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from the BRICS and beyond*, Opladen: Verlag Barbara Budrich, p. 61.

④ 《2015 中国“主场外交”揭幕 国际格局“再塑造”》，海外网，2015 年 1 月 8 日。<http://world.haiwainet.cn/n/2015/0108/c232591-28301026.html>. [2023-04-10]

⑤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2021 年 12 月 7 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202112/t20211207\\_10463447.shtml](http://ne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202112/t20211207_10463447.shtml). [2023-04-10]

域战略的投入，通过区域间合作机制的稳固与创新，与新兴国家开展制度性竞争。

(二) 制度建设：通过多边与双边关系网络构建提供日拉议事平台

区域间主义功能的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种“软制度化”，即通过举办定期峰会、安排部长级和高级官员会议、企业对话、非正式专家会议等多层次的决策机构使其更具有灵活性、自愿性和非约束性，同时也可以为双方提供咨询与信息交流的场所。目前，日本在拉美区域的制度建设大致分为多边与双边两个层面。

在双边层面，首先是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积极利用已有的平台机制，谋求日本国家利益。2013 年 7 月，第十六届“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召开，双方表示“应继续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为让联合国安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和实效性的机构，有必要尽快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sup>①</sup>。实质上，这是日本为实现“入常”目标积极寻求拉美诸国的支持。2015 年 2 月，第十七届“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召开，双方表示“要依据新的行动计划指针，在经济合作、社会稳定、民主化及气候变动的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sup>②</sup>。2019 年 12 月，第十八届“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会议召开，日本首次明确要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开展与拉美地区的合作。<sup>③</sup> 其次是东亚—拉美合作论坛。论坛成立于 1999 年，由时任新加坡和智利领导人首倡成立，是旨在强化东亚和拉美交流与合作的地区性论坛。该论坛是由亚洲和拉美国家参加的独特组合，其中亚洲国家 16 个，拉美国家有 20 个，日本是唯一的七国集团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近年来参加的外长会议中经常夹杂政治议题，在第九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外长会议上，日本在同亚洲及中南美洲等国与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谈时，均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作为讨论议题，并寻求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支持日本。<sup>④</sup>

① 外務省、「第 16 回日本・中米「対話と協力」フォーラム 共同コミュニケ」、2013 年 7 月 3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9646.pdf>。[2023-04-10]

② 外務省、「第 17 回日本・中米「対話と協力」フォーラム共同コミュニケ（仮訳）」、2015 年 2 月 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50593.pdf>。[2023-04-10]

③ 外務省、「第 18 回日・中米「対話と協力」フォーラム共同コミュニケ（日本語仮訳）」、2019 年 12 月 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50576.pdf>。[2023-04-10]

④ 外務省、「鈴木外務副大臣のドミニカ共和国訪問（結果）」、2019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do/page3\\_002958.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do/page3_002958.html)。[2023-04-10]

在双边经贸关系体系构建方面，21世纪以来，日本加快自由贸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在拉美地区，日本陆续与墨西哥、智利、秘鲁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推动双方在改善投资、加快贸易自由化方面提供条件。2012年年底安倍上台后，日本巩固了与拉美国家已有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基础，积极拉拢拉美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协议，与墨西哥的双边经贸合作便是重要的例证。2012年4月，日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2018年12月，日本主导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墨西哥也是成员国之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两国对特殊领域相应削减或废除关税，在农产品和食品领域的贸易会获得双向扩大。除关税削减外，两国的原产地规则也会有所放松。<sup>①</sup>此外，从日墨的双边贸易额来看，自2005年日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日墨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得到大幅度提升，2019年日墨贸易总额达到1.8017亿日元，是2004年日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前（0.7962亿日元）的2.3倍以上。<sup>②</sup>

概言之，日本对拉美的区域间制度建设表现出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基本特征，在重视多边区域合作机制搭建的同时，还积极推动构建与拉美域内重要大国间的双边经贸关系网络。

### （三）议程设置：通过区域间议程合作影响全球议题偏好

根据议程设定的功能可知，区域间组织可采用议程设置的方式将新议题引入国际论坛，来游说或反对某项议题。日本通过在拉美搭建的区域间对话平台或与域内国家的双边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多样性议题的设置，以求在国际层面提升影响力。

一是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基础设施出口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支撑。2015年安倍首次明确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战略，该战略突出基础设施的“高质量”概念，与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日本同样在与拉美区域间合作进程中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理念的议程设置，以提升该理念的传播范围。例如，2019年6月，日本明确提出了“日本与拉美连接性强化构想”，其中的“强化经济

<sup>①</sup> JETRO、「TPP11が発効、原産地規則の緩和効果も」、2019年1月4日、<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19/01/6d9e5332fee95ac8.html>。[2023-04-10]

<sup>②</sup> 外務省、「メキシコ合衆国（United Mexican States）基礎データ」、2021年6月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mexico/data.html#section4>。[2023-04-10]

连接性”是指维护和发展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支援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sup>①</sup>日本也注重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对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实质性帮助，日本政府认为，“近年来，拉美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和市场备受瞩目，吸引许多日企进入其市场。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日本也在拉美积极发展都市圈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 2018 年日本对玻利维亚的物流改善和国内经济发展给予无偿援助”<sup>②</sup>。

二是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议程设置。2020 年 10 月，菅义伟内阁宣布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即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整体减少到零。2021 年 4 月，日本进一步明确了碳中和目标及其阶段减排目标，即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比 2013 年削减 46%，并向 50% 的更高目标进行挑战。<sup>③</sup> 2021 年 12 月，日本内阁通过了《基于巴黎协定成长战略的长期战略》<sup>④</sup> 并提交联合国，决心在全球气候治理大变局中谋求规则主导权。同样，日本在与拉美的准区域间合作中，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设置。2023 年 1 月，日本外长林芳正发表演说呼吁扩大“团结网”，其中“守护地球的网”是三大团结网之一，即强调“拉美还面临收入差距较大、贫困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日本打算继续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密切合作，解决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sup>⑤</sup>。同时，在日本与中美洲的对话与合作论坛中，日本也多次提及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

简言之，日本凭借与拉美的区域间合作来推动相关议题议程的设置，体现出本国的核心利益与战略目标，具有功利性特征。

#### （四）集体身份认同：弱化拉美区域对域外国家日本的排斥

在区域间合作主体实力失衡的情况下，存在弱势一方“反抗”强势一方的可能，弱势一方通过激发出强烈的内在凝聚力与认同感来明确对抗强势一方。为此，日本通过政府层面的拉美区域战略构想提出和强化民间情感联系，

① 外務省、「日・中南米連結性強化構想」、2019 年 6 月 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23\\_002983.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23_002983.html)。[2023-05-12]

② 外務省、「2018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53646.pdf>。[2023-05-12]

③ 外務省、「日本の排出削減目標」、2022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ic/ch/page1w\\_000121.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ic/ch/page1w_000121.html)。[2023-08-02]

④ 外務省、「パリ協定に基づく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長期戦略」、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85601.pdf>。[2023-08-02]

⑤ 外務省、「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連帯の輪」を広げる（Expanding “Networks of Solidarity”）—中南米と共に歩む日本外交—」、2023 年 1 月 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3584.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3584.html)。[2023-05-12]

以弱化与拉美区域间关系构建过程中的排他性，实现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顺利推进。

在政府层面，安倍上台后提出了关于拉美区域战略推进的三大构想，以寻求拉美国家的支持与理解。一是提出了“三个共同”。2014年7—8月，安倍正式提出了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构想，包括“共同发展”“共同主导”“共同启迪”。关于“共同发展”，安倍指出希望拉美能够与正全力向前发展的日本共同深化经济方面的联系；关于“共同主导”，安倍指出“日本将与包括已签署经济伙伴关系的墨西哥、智利、秘鲁在内的拉美诸国开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最终希望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构成经济伙伴关系网”，并指出双方“在价值观和理念方面有共通性”；关于“共同启迪”，安倍指出“日本与拉美已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友好关系。为加深拉美日裔社会未来年轻领导人与日本母国的纽带，日拉双方应继续扩大交流活动”<sup>①</sup>。二是提出了“日拉连接性构想”。2019年6月，安倍晋三访问阿根廷时正式提出了“强化日本与拉美连接性构想”，逐步完善了日本对拉美的区域战略。该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强化经济的连接性”，即维护和发展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通过推动全球价值链和拉美地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强化与拉美地区的经济连接性；（2）“强化价值观的连接性”，即维护和发展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加强价值观合作；（3）“强化智慧的连接性”，即日本不仅要促进跨地区的知识共享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要面向其他需要支援的国家共享知识。<sup>②</sup>三是提出了“三大网络”。2023年1月，林芳正提出了岸田政府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日本构想，强调要从三个方面扩大“团结网”：（1）构建“加强法治的网”，即“在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主张拉美国家统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战线，共同应对乌克兰危机；（2）构建“守护地球的网”，即“日本打算继续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密切合作，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收入差距、贫困和环境等问题”；（3）构建“共同成长的网”，认为“在因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因素而日益分裂的国际社会中，实现‘共同成长’十分重要，特别是加强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sup>①</sup> 外務省、「安倍総理の中南米政策スピーチJuntos!! 日本・中南米協力に限りない深化を対中南米外交・三つの指導理念」、2014年8月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0874.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0874.html)。[2023-05-12]

<sup>②</sup> 外務省、「日・中南米連結性強化構想」、2019年6月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23\\_002983.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23_002983.html)。[2023-05-12]

加紧迫”<sup>①</sup>。

在民间层面，利用移民拉美的日裔群体的特殊性，深化情感联系。安倍第二次上台后，通过对拉美地区的访问加强与拉美各国日裔社会的交流，深化感情纽带。2014 年安倍在圣保罗访问时，表示要“创造日裔群体可引以为傲的日本，强化日本与拉美日裔社会以及年轻领导人之间的羁绊”。为加强与拉美日裔社会的联系，日本政府主要坚持 2014 年安倍在访问拉美时提出的三个基本理念：一是以拉美日裔社会对母国的信赖为基础，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日裔社会在拉美地区建立的信赖关系；二是强化与未来将在拉美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年轻日裔领导人之间的纽带；三是建立可以让日裔感到自豪的日本国家形象。<sup>②</sup> 2017 年 5 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推动召开了“有关加强与拉美社会联系的专家座谈会”，会议报告指出“拉美地区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环保等基本价值观。拉美地区不仅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伙伴国，也是亲日的地区。这种亲日情感的根基在于该地区拥有约超过 210 万人的世界最大日裔社会”<sup>③</sup>。在此背景下，以日裔社会为切入点，日本政府不断完善日本与拉美各国的社会性关联。其一，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加强对移民者后代的人才培养。为培养可以引领下一代的人才，日本邀请移民子女来日本学习，通过在学校和寄宿家庭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加深移民子女对日本社会的理解。其二，日本农林水产省通过圣保罗日本艺术节等活动宣传日本饮食文化，日本外务省邀请在拉美地区长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下一代日裔领导人”来日本，通过与专家交流意见、体验日本传统文化、实地访问等方式，加强日裔领导人对日本的理解。其三，日本民间企业也会采取措施支援日裔儿童适应拉美社会。<sup>④</sup>

总之，从准区域间主义功能性分析框架来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主要依赖制度制衡、议程设置、制度建设与弱化集体认同的排他性四个方面，为全面强化其拉美区域战略提供功能性工具。

---

① 外務省、「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連帯の輪」を広げる（Expanding “Networks of Solidarity”）—中南米と共に歩む日本外交—」、2023 年 1 月 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3584.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3_003584.html)。[2023 - 05 - 12]

②③ 外務省、「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に関する有識者懇談会報告書」、2017 年 5 月 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54652.pdf>。[2023 - 05 - 12]

④ 外務省、「日本と中南米をつなぐ日系人」、2018 年 3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49396.pdf>。[2023 - 05 - 12]

## 四 日本强化拉美区域战略的内在动因

从准区域间主义研究的一般规律可知,由某个单一大国推进的区域间合作势必带有大国主导或主动塑造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或直接将区域间主义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基本工具。<sup>①</sup>因此,日本积极在拉美地区进行战略布局,全面深化对拉美区域战略,其背后有着实际的利益需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确保粮食、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大部分资源都依赖于进口,开展资源外交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内涵之一。拉美是粮食、能源资源的主要供给地,是国际社会资源争夺的舞台。因此,日本强化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动因之一是为实现粮食、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

在粮食资源方面,拉美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该地区80%以上处于热带、亚热带范围,20%地区处于温带范围,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拉美地区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农业发展潜力巨大。以智利为例,智利是拉美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之一,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四大支柱,其农业产出主要包括小麦、燕麦、大麦、水稻、玉米、土豆等资源。<sup>②</sup>为此,日本多次强调拉美地区在确保粮食供给稳定方面的重要性,要在推进拉美区域战略的进程中提高拉美的粮食生产能力。

在能源资源方面,拉美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如阿根廷是拉美主要矿业国之一,该国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铜、金、铀、铅、锌、硼酸盐、黏土等,大部分位于与智利、玻利维亚交界的安第斯山脉附近。阿根廷现已探明矿产资源蕴藏量包括石油3.94亿立方米,天然气3325.11亿立方米,可开采页岩气22.71万亿立方米,可开采页岩油270亿桶,煤炭8.25亿吨,铁矿3亿吨,铀7080吨。<sup>③</sup>玻利维亚是世界著名矿产品出口国,近年来该国大

<sup>①</sup> Björn Hettne and Frederik Ponjaert,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The Diverging EU and US Models", in Mario Telò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Competing Region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Farnham: Ashgate, 2014, pp. 107-108.

<sup>②</sup> 《智利国家概况》,2023年4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nmz\\_680924](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nmz_680924). [2023-05-12]

<sup>③</sup> 《阿根廷国家概况》,2021年7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nmz\\_680924](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nmz_680924). [2023-05-12]

力开拓天然气出口市场，并制定了旨在成为南方共同市场能源供应地的战略。2020 年玻利维亚外贸总额 140.95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70.15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70.8 亿美元，主要贸易对象国为巴西、中国、阿根廷、美国和日本。<sup>①</sup>

为此，日本强化拉美区域战略的另一个动因是为确保粮食和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二）在拉美地区推进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印太战略”

日本不断扩大“印太战略”的适用范围，以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为切入点，积极拉拢拉美诸国加入其中。

日本提出对拉美地区的战略构想，通过加强区域连接性，内化印太战略理念。2019 年 6 月，安倍访问阿根廷之际提出“日本—拉美连接性强化构想”，而该构想的第一个支柱为“强化经济的连接性”。在安倍看来，日本与拉美地区在共同维护和推进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方面应加强合作。同时，日本应积极完善与拉美国家的投资协定等，为全球价值链做贡献，这也将成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sup>②</sup> 加强“连接性”是日本印太战略三大支柱的核心概念，因此安倍提出的“日本—拉美连接性强化构想”与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三大支柱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积极加强双方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维度合作。

在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中，日本明确提出印太战略构想。2019 年 12 月，在第十八届“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中，日本积极向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相关代表宣扬印太战略的基本构想，强调基于法制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sup>③</sup> 2023 年 3 月，岸田首相提出“印太新行动计划”，突出了包括拉美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sup>④</sup> 由此可知，日本在拉美推进区域战略的进程中，会明确提出日本的印太战略，把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基于法制、规则的海洋秩序等日本理念对拉美诸国进行渗透，以获取拉美地区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支持。

总之，日本一直强调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性涉及日本的国家核心利益，这

<sup>①</sup> 《玻利维亚国家概况》，2021 年 8 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nmz\_680924. [2023-05-12]

<sup>②</sup> 外務省、「日・アルゼンチン外交関係樹立 120 周年閉幕式 総理スピーチ」、2018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23\_002983.html. [2023-05-12]

<sup>③</sup> 外務省、「第 18 回日・中米「対話と協力」フォーラム共同コミュニケ」、2019 年 12 月 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50576.pdf. [2023-05-12]

<sup>④</sup> 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ための新たなプラン」、2023 年 3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77659.pdf. [2023-05-12]

也是其推出印太战略的动因之一。拉美地区在海上交通中占据重要的战略要冲位置，对于日本而言，拉拢拉美地区加入印太战略符合其维护海洋秩序稳定的基本理念。此外，日本也以加强拉美区域内外的“连接性”为切入点，全面深化印太战略在拉美地区的发展。

### （三）抢夺拉美区域的贸易规则制定权

近年来，日本的国际区域战略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积极推动与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通过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双边或多边经贸协议构建日本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关系网络，突出日本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抢夺规则制定权的先机。

日本与墨西哥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05年4月正式生效，协定具体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一般性规则，即赋予缔约国最惠国待遇”；关于原产地产品的关税问题，“双方规定会按照本国列表中制定的相关适用条件，对产品关税进行废除或降低的同时，也要根据本国规定的水准不断降低关税”<sup>①</sup>。此外，日本与墨西哥于2017年8月签署了《日本与墨西哥关税互助协定》，该协定于次年7月正式生效。日本外务省表示，“该协定是双方关税当局妥善执行各自的海关法律法规，从实施贸易自由化措施（关税程序的简化）和采取有效的边境管理制度的观点出发，为加强包括非法毒品走私的信息交换在内的相互合作而提供法律框架。”<sup>②</sup>

日本与智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07年3月签署，同年9月正式生效。日本与智利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增加投资机会，保护投资财产及投资活动，保护知识产权，通过政府调控增加两国民间经济交流的机会，完善两国营商环境，设立争端解决机制等。<sup>③</sup>2021年1月，日本与秘鲁的租税条约正式生效，规定投资目标国不能对没有永久设施的伙伴国企业征税，还对股利、利息、使用费的税率限定给予明确规定，此外还包括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规定，即双方税务当局应加强信息交换，引入已有的国际标准等内容。<sup>④</sup>

① 外務省、「経済上の連携の強化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メキシコ合衆国との間の説明書」、平成16年10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treaty161\\_1a.pdf](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treaty161_1a.pdf)。[2023-05-12]

② 外務省、「日・メキシコ税関相互支援協定の発効」、2018年7月2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mx/page23\\_002598.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mx/page23_002598.html)。[2023-05-12]

③ 経済産業省、「戦略的な経済上の連携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チリ共和国との間の協」、2007年3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la/j\\_chile/pdfs/kyotei.pdf](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la/j_chile/pdfs/kyotei.pdf)。[2023-05-12]

④ 外務省、「日・ペルー租税条約」、2019年11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08198.pdf>。[2023-05-12]

由此可知，日本通过积极与拉美主要国家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关税互助协定等，构建双边经贸关系网络，为灌输日本理念、凸显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而做铺垫。此外，墨西哥、秘鲁、智利也是日本主导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日本通过加强与拉美主要国家在双边、多边经贸关系方面的构建，为日本抢夺贸易规则制定权、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有利条件。

#### （四）寻求拉美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将实现政治大国作为其基本战略目标，而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实现“入常”目标，日本往往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或区域合作的方式，获取他国的支持。同样，日本加强拉美区域战略的动因之一是寻求拉美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

首先，日本领导人在发言中裹挟政治议题。2018 年 5 月，时任日本外长河野太郎在访问巴西时发表演说，强调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重要性，指出“目前，安理会并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为有效处理我们在安保领域关注的议题，安理会应朝着可以反映 21 世纪国际社会现实的方向进行改革”<sup>①</sup>。2023 年 5 月，岸田首相与巴西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表示“今年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两国将共同主导联合国安理会改革。”<sup>②</sup>

其次，日本积极利用已有对话或合作机制，寻求拉美国家对其“入常”的支持。在 2019 年 2 月举办的第十八届“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上双方达成共识：“为实现根本的、综合的、全面的、有效且民主的联合国改革，双方继续加强合作十分重要”“为实现更有代表性、时效性和透明性的行动目标，应快速实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sup>③</sup>。

由此可知，日本强化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另一个主要动因是为获得拉美国家的支持，为按照日本的意志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实现其“入常”战略目标、成为政治大国做准备。

① 外務省、「ジャパン・ハウス サンパウロにおける河野外務大臣の政策スピーチ」、2018 年 5 月 2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4\\_004067.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4_004067.html)。[2023-05-12]

② 外務省、「日・ブラジル首脳会談」、2023 年 5 月 2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4\\_005895.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4_005895.html)。[2023-05-12]

③ 外務省、「第 18 回日本・中米「対話と協力」フォーラムの開催結果」、2019 年 12 月 1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page25\\_002038.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page25_002038.html)。[2023-05-12]

## 五 结语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是典型的单一国家行为体对区域关系的表现，即区域间主义理论中的准区域间主义。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经历了“忽视期”“发展期”“加速期”三个阶段。目前，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布局：一是制度制衡，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大国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构建开展制度性竞争；二是制度建设，即通过多边区域间机制搭建及与拉美域内重点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网络构建，形成可提供日本与拉美双方信息交流与咨询的平台；三是议程设置，即选取符合日本战略目标与核心利益的议题，将其纳入与拉美区域间合作的议程，以趁机在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层面提升日本影响力；四是弱化集体身份认同的排他性，鉴于日本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组合是典型的“北方国家+南方区域”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为防范来自拉美本土的反抗，日本不得不从政府及民间社会层面获得拉美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究其原因，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背后有着复杂的内在动因，包括直接的资源与能源需求、印太战略的推进、对经贸规则制定权的把握以及对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渴望。当前，岸田政府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攻势，而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正是该外交攻势的重要表现，可预见的是，未来日本将进一步注重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发展。对于中国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的启示而言，一方面，中国应坚持已有的“软性特征”，即不强调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坚决抵制日本在推进拉美区域战略时掺杂政治议题与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如在民间社会层面获得拉美国家理解与支持的诸多方式与手段，深度融入拉美社会等，从政府和民间社会两个层面深化中国的拉美区域战略。

(责任编辑 徐 睿)